

## 第五十一回

###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纓大会

话说晋灵公谋杀赵盾，虽然其事不成，却喜得赵盾离了绛城，如村童离师，顽竖离主，觉得胸怀舒畅，快不可言，遂携带宫眷于桃园住宿，日夜不归。

再说赵穿在西郊射猎而回，正遇见盾、朔父子，停车相见，询问缘由。赵穿曰：“叔父且莫出境，数日之内，穿有信到，再决行止。”赵盾曰：“既然如此，吾权住首阳山，专待好音。汝凡事谨慎，莫使祸上加祸！”赵穿别了盾、朔父子，回至绛城，知灵公住于桃园，假意谒见，稽首谢罪，言：“臣穿虽忝宗戚，然罪人之族，不敢复侍左右，乞赐罢斥！”灵公信为真诚，乃慰之曰：“盾累次欺蔑寡人，寡人实不能堪，与卿何与？卿可安心供职。”穿谢恩毕，复奏曰：“臣闻‘所贵为人主者，惟能极人生声色之乐也’。主公钟鼓虽悬，而内宫不备，何乐之有？齐桓公嬖幸满宫，正娶之外，如夫人者六人。先君文公虽出亡，患难之际，所至纳姬，迄于返国，年逾六旬，尚且妾媵无数。主公既有高台广囿，以为寝处之所，何不多选良家女子，充牣其中，使明师教之歌舞，以备娱乐，岂不美哉？”灵公曰：“卿所言，正合寡人之意。今欲搜括国中女色，何人可使？”穿对曰：“大夫屠岸贾可使。”灵公遂命屠岸贾专任其事。不拘城内城外，有颜色女子，年二十以内未嫁者，咸令报名选择，限一月内回话。赵穿借此公差，遣开了屠岸贾，又奏于灵公曰：“桃园侍卫单薄，臣于军中精选骁勇二百人，愿充宿卫，伏乞主裁！”灵公复准其奏。

赵穿回营，果然挑选了二百名甲士。那甲士问道：“将军有何差遣？”赵穿曰：“主上不恤民情，终日在桃园行乐，命我挑选汝等，替他巡警。汝等俱有室家，此去立风宿露，何日了期？”军士皆嗟怨曰：“如此无道昏君，何不速死？若相国在此，必无此事。”赵穿曰：“吾有一语，与汝等商量，不知可

否？”众军士皆曰：“将军能救拔我等之苦，恩同再生！”穿曰：“桃园不比深宫邃密，汝等以二更为候，攻入园中，托言讨赏，我挥袖为号，汝等杀了晋侯，我当迎还相国，别立新君，此计何如？”军士皆曰：“甚善！”赵穿皆劳以酒食，使列于桃园之外，入告灵公。灵公登台阅之，人人精勇，个个刚强，灵公大喜，即留赵穿侍酒。饮至二更，外面忽闻喊声，灵公惊问其故。赵穿曰：“此必宿卫军士，驱逐夜行之人耳。臣往谕之，勿惊圣驾。”当下赵穿命掌灯，步下层台，甲士二百人，已毁门而入。赵穿稳住了众人，引至台前，升楼奏曰：“军士知主公饮宴，欲求余沥犒劳，别无他意。”公传旨，教内侍取酒分犒众人，倚栏看给。赵穿在旁呼曰：“主公亲犒汝等，可各领受！”言毕，以袖麾之，众甲士认定了晋侯，一涌而上。灵公心中著忙，谓赵穿曰：“甲士登台何意？卿可传谕速退！”赵穿曰：“众人思见相国盾，意欲主公召还归国耳。”灵公未及答言，戟已攒刺，登时身死，左右俱各惊走。赵穿曰：“昏君已除，汝等勿得妄杀一人，宜随我往迎相国还朝也。”只为晋侯无道好杀，近侍朝夕惧诛，所以甲士行逆，莫有救者。百姓怨苦日久，反以晋侯之死为快，绝无一人归罪于赵穿。七年之前，彗星入北斗，占云：“齐、宋、晋三国之君，皆将死乱。”至是验矣。髯翁有诗云：

崇台歌管未停声，血溅朱楼起外兵。

莫怪台前无救者，避丸之后绝人行。

屠岸贾正在郊外，捱门捱户的访问美色女子，忽报：“晋侯被弑！”吃了大惊，心知赵穿所为，不敢声张，潜回府第。士会等闻变，趋至桃园，寂无一人，亦料赵穿往迎相国，将园门封锁，静以待之。不一日，赵盾回车，入于绛城，巡到桃园，百官一时并集。赵盾伏于灵公之尸，痛哭了一场，哀声闻于园外。百姓闻者皆曰：“相国忠爱如此，晋侯自取其祸，非相国之过也。”赵盾吩咐将灵公殓殓，归葬曲沃。一面会集群臣，议立新君。时灵公尚未有子，赵盾曰：“先君襄公之歿，吾常倡言欲立长君，众谋不协，以及今日，此番不可不慎！”士会曰：“国有长君，社稷之福，诚如相国之言。”赵盾曰：“文公尚有一子，始生之时，其母梦神人以黑手涂其臀，因名曰黑臀。今仕于周，其齿已长，吾意欲迎立之，何如？”百官不敢异言，皆曰：“相国处分甚当。”赵盾欲解赵穿弑君之罪，乃使穿如周，迎公子黑臀归晋，朝于太庙，即晋侯之位，是为成公。

成公既立，专任赵盾以国政，以其女妻赵朔，是为庄姬。盾因奏曰：“臣母乃狄女，君姬氏有逊让之美，遣人迎臣母子归晋，臣得僭居适子，遂主中

军。今君姬氏三子同、括、婴皆长，愿以位归之。”成公曰：“卿之弟，乃吾娣所钟爱，自当并用，毋劳过让。”乃以赵同、赵括、赵婴并为大夫。赵穿佐中军如故。私谓盾曰：“屠岸贾谄事先君，与赵氏为仇，桃园之事，惟岸贾心怀不顺。若不除此人，恐赵氏不安！”盾曰：“人不罪汝，汝反罪人耶？吾宗族贵盛，但当与同朝修睦，毋用寻仇为也。”赵穿乃止，岸贾亦谨事赵氏，以求自免。

赵盾终以桃园之事为歉，一日，步至史馆，见太史董狐，索简观之。董狐将史简呈上。赵盾观简上，明写：“秋七月乙丑，赵盾弑其君夷皋于桃园。”盾大惊曰：“太史误矣！吾已出奔河东，去绛城二百余里，安知弑君之事？而子乃归罪于我，不亦诬乎？”董狐曰：“子为相国，出亡未尝越境，返国又不讨贼，谓此事非子主谋，谁其信之？”盾曰：“犹可改乎？”狐曰：“是是非非，号为信史，吾头可断，此简不可改也！”盾叹曰：“嗟乎！史臣之权，乃重于卿相！恨吾未即出境，不免受万世之恶名，悔之无及。”自是赵盾事成公，益加敬谨。赵穿自恃其功，求为正卿，盾恐碍公论，不许。穿愤恚，疽发于背而死。穿子赵旃，求嗣父职，盾曰：“待汝他日有功，虽卿位不难致也。”史臣论赵盾不私赵穿父子，皆董狐直笔所致。有赞云：

庸史纪事，良史诛意。穿弑其君，盾蒙其罪。宁断吾头，敢以笔媚？

卓哉董狐，是非可畏！

时乃周匡王之六年也。是年，匡王崩，其弟瑜立，是为定王。

定王元年，楚庄王兴师伐陆浑之戎，遂涉雒水，扬兵于周之疆界，欲以威胁天子，与周分制天下。定王使大夫王孙满问劳庄王。庄王问曰：“寡人闻大禹铸有九鼎，三代相传，以为世宝，今在雒阳，不知鼎形大小与其轻重何如？寡人愿一闻之！”王孙满曰：“三代以德相传，岂在鼎哉！昔禹有天下，九牧贡金，取铸九鼎。夏桀无道，鼎迁于商。商纣暴虐，鼎又迁于周。若其有德，鼎虽小亦重，如其无德，虽大犹轻！成王定鼎于郊鄩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命有在，鼎未可问也。”庄王惭而退，自是不敢复萌窥周之志。

却说楚令尹斗越椒，自庄王分其政权，心怀怨望，嫌隙已成。自恃才勇无双，且先世功劳，人民信服，久有谋叛之意，常言：“楚国人才，惟司马伯嬴一人，余不足数也！”庄王伐陆浑时，亦虑越椒有变，特留芟贾在国。越椒见庄王统兵出征，遂决意作乱，欲尽发本族之众，斗克不从杀之，遂袭杀司马芟贾。贾子敖扶其母奔于梦泽以避难，越椒出屯蒸野之地，欲邀截庄王归路。庄王闻变，兼程而行，将及漳澍，越椒引兵来拒，军威甚壮。越椒贯弓

挺戟，在本阵往来驰骤，楚兵望之，皆有惧色。庄王曰：“斗氏世有勋功于楚，宁伯棼负寡人，寡人不负伯棼也！”乃使大夫苏从，造越椒之营，与之讲和，赦其擅杀司马之罪，且许以王子为质。越椒曰：“吾耻为令尹耳，非望赦也，能战则来。”苏从再三谕之，不听。苏从去后，越椒命军士击鼓前进，庄王问诸将：“何人可退越椒？”大将乐伯应声而出，越椒之子斗贲皇便接住厮杀。潘尪见乐伯战贲皇不下，即忙驱车出阵，越椒之从弟斗旗亦驱车应之。庄王在戎辂之上，亲自执桴，鸣鼓督战。越椒远远望见，飞车直奔庄王，弯著劲弓，一箭射来。那枝箭直飞过车辕，刚刚中在鼓架之上，吓得庄王连鼓槌掉下车来。庄王急救避箭，左右各将大笠前遮，越椒又复一箭，恰恰的把左笠射个对穿。庄王且教回车，鸣金收兵。越椒奋勇赶来，却得右军大将公子侧、左军大将公子婴齐，两军一齐杀到，越椒方退。乐伯、潘尪闻金声，亦弃阵而回。楚军颇有损折，退至皇汭下寨，取越椒箭视之，其长半倍于他箭，鸛翎为羽，豹齿为镞，锋利非常，左右传观，无不吐舌。

至夜，庄王自出巡营，闻营中军卒，三三五五相聚，都说：“斗令尹神箭可畏，难以取胜！”庄王乃使人谰言于众曰：“昔先君文王之世，闻戎蛮造箭最利，使人问之，戎蛮乃献箭样二枝，名‘透骨风’，藏于太庙，为越椒所窃得。今尽于两射矣，不必虑也，明日当破之。”众心始定。庄王乃下令退兵随国，扬言：“欲起汉东诸国之众，以讨斗氏。”苏从曰：“强敌在前，一退必为所乘，王失计矣！”公子侧曰：“此王之谰言耳，吾等入见，必别有处分。”乃与公子婴齐夜见庄王。庄王曰：“逆椒势锐，可计取，不可力敌也。”吩咐二将，如此恁般，埋伏预备，二将领计去了。

次早鸡鸣，庄王引大军退走，越椒探听得实，率众来追。楚军兼程疾走，已过竟陵而北。越椒一日一夜，行二百余里，至清河桥。楚军在桥北晨炊，望见追兵来到，充其釜爨而遁，越椒令曰：“擒了楚王，方许早餐。”众人劳困之后，又忍著饥饿，勉强前进，追及后队潘尪之军。潘尪立于车中，谓越椒曰：“吾子志在取王，何不速驰？”越椒信为好语，乃舍潘尪，前驰六十里，至青山遇楚将熊负羈，问：“楚王安在？”负羈曰：“王尚未至也。”越椒心疑，谓负羈曰：“子肯为我伺王，如得国当与子分治。”负羈曰：“吾观子众饥困，且饱食，乃可战耳。”越椒以为然，乃停车治爨。爨尚未熟，只见公子侧、公子婴齐两路军杀到，越椒之军不能复战，只得南走，回至清河桥，桥已拆断。原来楚庄王亲自引兵，伏于桥之左右，只等越椒过去，便将桥梁拆断，绝其归路。越椒大惊，吩咐左右测水深浅，欲为渡河之计，只见隔河一声炮响，楚

军于河畔大叫：“乐伯在此，逆椒速速下马受缚！”越椒大怒，命隔河放箭。

乐伯军中有一小校，精于射艺，姓养名繇基，军中称为神箭养叔，自请于乐伯，愿与越椒较射，乃立于河口大叫曰：“河阔如此，箭何能及？闻令尹善射，吾当与比较高低，可立于桥堵之上，各射三矢，死生听命！”越椒问曰：“汝何人也？”应曰：“吾乃乐将军部下小将养繇基也。”越椒欺其无名，乃曰：“汝要与我比箭，须让我先射三矢。”养繇基曰：“莫说三矢，就射百矢，吾何惧哉！躲闪的不算好汉！”乃各约住后队，分立于桥堵之南北。越椒挽弓先发一箭，恨不得将养繇基连头带脑射下河来，谁知“忙者不会，会者不忙”。养繇基见箭来，将弓梢一拨，那箭早落在水中。高叫：“快射，快射！”越椒又将第二箭搭上弓弦，觑得亲切，嗖的发来。养繇基将身一蹲，那枝箭从头而过，越椒叫曰：“你说不许躲闪，如何蹲身躲箭？非丈夫也？”繇基答曰：“你还有一箭，吾今不躲，你若这箭不中，须还我射来。”越椒想道：“他若不躲闪，这枝箭管情射著。”便取第三枝箭，端端正正的射去，叫声：“著了！”养繇基两脚站定，并不转动，箭到之时，张开大口，刚刚的将箭镞咬住。越椒三箭都不中，心下早已著慌，只是大丈夫出言在前，不好失信，乃叫道：“让你也射三箭，若射不著，还当我射。”养繇基笑曰：“要三箭方射著你，便是初学了。我只须一箭，管教你性命遭于我手！”越椒曰：“你口出大言，必有些本事，好歹由你射来。”心下想道：“那里一箭便射得正中？若一箭不中，我便喝住他。”大著胆由他射出。谁知养繇基的箭，百发百中，那时养繇基取箭在手，叫一声：“令尹看射！”虚把弓拽一拽，却不曾放箭。越椒听得弓弦响，只说箭来，将身往左一闪，养繇基曰：“箭还在我手，不曾上弓，讲过‘躲闪的，不算好汉。’你如何又闪去？”越椒曰：“怕人躲闪的，也不算会射！”繇基又虚把弓弦拽响，越椒又往右一闪。养繇基乘他那一闪时，接手放一箭来，斗越椒不知箭到，躲闪不及，这箭直贯其脑。可怜好个斗越椒，做了楚国数年令尹，今日死于小将养繇基的一箭之下！髯仙有诗云：

人生知足最为良，令尹贪心又想王。

神箭将军聊试技，越椒已在隔桥亡。

斗家军已自饥困，看见主将中箭，慌得四散奔走。楚将公子侧、公子婴齐分路追逐，杀得尸同山积，血染河红。越椒子斗贲皇，逃奔晋国，晋侯用为大夫，食邑于苗，谓之苗贲皇。

庄王已获全胜，传令班师，有被擒者，即于军前斩首。凯歌还于郢都，将斗氏宗族，不拘大小，尽行斩首。只有斗班之子，名曰克黄，官拜箴尹，是



时庄王遣使行聘齐、秦二国。斗克黄领命使齐，归及宋国，闻越椒作乱之事，左右曰：“不可入矣！”克黄曰：“君，犹天也，天命其可弃乎？”命驰入郢都，复命毕，自诣司寇请囚，曰：“吾祖子文，曾言‘越椒有反相，必主灭族。’临终嘱吾父逃避他国。吾父世受楚恩，不忍他适，为越椒所诛，今日果应吾祖之口。既不幸为逆臣之族，又不幸违先祖之训，今日死其分也，安敢逃刑耶？”庄王闻之，叹曰：“子文真神人也。况治楚功大，何忍绝其嗣乎？”乃赦克黄之罪，曰：“克黄死不逃刑，乃忠臣也。”命复其官，改名曰斗生，言其宜死而得生也。

庄王嘉繇基一箭之功，厚加赏赐，使将亲军，掌车右之职。因令尹未得其人，闻沈尹虞邱之贤，使权主国事，置酒大宴群臣于渐台之上，妃嫔皆从。庄王曰：“寡人不御钟鼓，已六年于此矣。今日叛臣授首，四境安靖，愿与诸卿同一日之游，名曰‘太平宴’。文武大小官员，俱来设席，务要尽欢而止。”群臣皆再拜，依次就坐。庖人进食，太史奏乐，饮至日落西山，兴尚未已。庄王命秉烛再酌，使所幸许姬姜氏，遍送诸大夫之酒，众俱起席立饮。忽然一阵怪风，将堂烛尽灭，左右取火未至，席中有一人，见许姬美貌，暗中以手牵其袂。许姬左手绝袂，右手揽其冠缨，缨绝，其人惊惧放手。许姬取缨在手，循步至庄王之前，附耳奏曰：“妾奉大王命，敬百官之酒，内有一人无礼，乘烛灭强牵妾袖，妾已揽得其缨，王可促火察之。”庄王急命掌灯者：“且莫点烛！寡人今日之会，约与诸卿尽欢，诸卿俱去缨痛饮，不绝缨者不欢。”于是百官皆去其缨，方许秉烛，竟不知牵袖者为何人也。

席散回宫，许姬奏曰：“妾闻‘男女不渎’。况君臣乎？今大王使妾献觞于诸臣，以示敬也。牵妾之袂，而王不加察，何以肃上下之礼，而正男女之别乎？”庄王笑曰：“此非妇人所知也！古者君臣为享，礼不过三爵，但卜其昼，不卜其夜。今寡人使群臣尽欢，继之以烛，酒后狂态，人情之常，若察而罪之，显妇人之节，而伤国士之心，使群臣俱不欢，非寡人出令之意也。”许姬叹服。后世名此宴为“绝缨会”。髯翁有诗云：

暗中牵袂醉中情，玉手如风已绝缨。

尽说君王江海量，畜鱼水忌十分清。

一日，与虞邱论政，至于夜分，方始回宫。夫人樊姬问曰：“朝中今日何事，而晏罢如此？”庄王曰：“寡人与虞邱论政，殊不觉其晏也。”樊姬曰：“虞邱何如人？”庄王曰：“楚之贤者。”樊姬曰：“以妾观之，虞邱未必贤矣！”庄王曰：“子何以知虞邱之非贤？”樊姬曰：“臣之事君，犹妇之事夫也。妾备

位中宫，凡宫中有美色者，未常不进于王前。今虞邱与王论政，动至夜分，然未闻进一贤者。夫一人之智有限，而楚国之士无穷，虞邱欲役一人之智，以掩无穷之士，又乌得为贤乎？”庄王善其言，明早以樊姬之言述于虞邱，虞邱曰：“臣智不及此，当即图之。”乃遍访于群臣。斗生言芴敖之子芴敖之贤，“为避斗越椒之难，隐居梦泽，此人将相才也。”虞邱言于庄王。庄王曰：“伯嬴智士，其子必不凡，微子言，吾几忘之。”即命虞邱同斗生驾车往梦泽，取芴敖入朝听用。

却说芴敖字孙叔，人称为孙叔敖，奉母逃难，居于梦泽，力耕自给。一日，荷锄而出，见田中有蛇两头，骇曰：“吾闻两头蛇不祥之物，见者必死，吾其殆矣！”又想道：“若留此蛇，倘后人复见之，又丧其命，不如我一人自当！”乃挥锄杀蛇，埋于田岸，奔归向母而泣。母问其故，敖对曰：“闻见两头蛇者必死，儿今已见之，恐不能终母之养，是以泣也。”母曰：“蛇今安在？”敖对曰：“儿恐后人复见，已杀而埋之矣。”母曰：“人有一念之善，天必祐之。汝见两头蛇，恐累后人，杀而埋之，此其善岂止一念哉？汝必不死，且将获福矣。”逾数日，虞邱等奉使命至，取用孙叔敖。母笑曰：“此埋蛇之报也。”敖与其母随虞邱归郢。

庄王一见，与语竟日，大悦曰：“楚国诸臣，无卿之比！”即日拜为令尹。孙叔敖辞曰：“臣起自田野，骤执大政，何以服人？请从诸大夫之后！”庄王曰：“寡人知卿，卿可不辞。”叔敖谦让再三，乃受命为令尹。考求楚国制度，立为军法：凡军行，在军右者，挟辕为战备；在军左者，追求草蓐，为宿备；前茅虑无，中权后劲。前茅虑无者，旗帜在前，以规贼之有无，而为之谋虑。中权者，权谋皆出中军，不得旁挠；后劲者，以劲兵为后殿，战则用为奇兵，归则用为断后。王之亲兵分为二广，每广车十五乘，每乘用步卒百人，后以二十五人为游兵。右广管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五时；左广管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五时。每日鸡鸣时分，右广驾马以备驱驰，至于日中，则左广代之，黄昏而止。内宫分班捱次，专主巡亥、子二时，以防非常之变。用虞邱将中军，公子婴齐将左军，公子侧将右军，养繇基将右广，屈荡将左广，四时搜阅，各有常典，三军严肃，百姓无扰。又筑芍波以兴水利，六蓼之境，灌田万顷，民咸颂之。楚诸臣见庄王宠任叔敖，心中不服，及见叔敖行事井井有条，无不叹息曰：“楚国有幸，得此贤臣，子文其复起矣！”当初令尹子文，善治楚国，今得叔敖，如子文之再生也。

是时郑穆公兰薨，世子夷即位，是为灵公。公子宋与公子归生当国，尚

依违于晋、楚之间，未决所事，楚庄王与孙叔敖商议欲兴兵伐郑，忽闻郑灵公被公子归生所弑，庄王曰：“吾伐郑益有名矣！”不知归生如何弑君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